3版 高郵日報
教育园地
2024年2月29日 星期四
甲辰年正月二十
责任编辑:居永贵
版　　式:张增强

教育園地

今日高邮微信
高邮日报手机报
在线投稿:http://tg.gytoday.cn　新闻热线:84683100　题字　方爱建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http://www.gytoday.cn

谈桥中学

□ 李卫春

我读书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高邮湖西郭集乡有两所中学,谈桥初级中学是其中之一。类似现在城里的学区制,全乡两所中学也按地域分成南北两个学区,谈桥中学的生源,主要在乡东南的几个村,如南乡郭集、谈桥、沈圈,东乡新河、盘塘、大营、徐坝。而位于集镇的郭集中心中学,生源主要是北部和西部的村,如毛港、德华、柳坝、邵庄、甘露、槽坊等。谈桥中学每个年级仅有两个班。当然也有许多东南村里学生去集镇去上学,如同今天的择校。

谈桥中学之名来由如同小学,因地处谈桥村而得名。谈桥中学成立时间与小学相近,大约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,比我年长八岁的表哥亦曾在此读书。谈桥中学与小学不在一处,相距仅数百米。从谈桥村部向东,过郭柳河之桥,桥边有一谈桥商店。商店东侧是村卫生所。过了卫生所向东,有一条南北乡村小道,往北可至柳坝新街,往南可通郭集老街。往北约百米,右拐向东,有一条宽足两米的田埂,往前再走数十米,即来到被农田所包围的谈桥中学。学校三面是田,唯有北面是长长的水塘。水塘南侧是操场,操场西为水泥的乒乓球台,中间为篮球场,两侧皆有篮板。操场东侧有双杠、单杠等锻炼器材,其它亦有跳远沙坑之类。操场与小学类似,地面为泥土,下雨时皆不可用。

谈桥中学四周的围墙为红色,坐落在绿色的农田之中,甚为显眼。学校正面朝南,有一条南北大道,贯通全校南北校门。大道两侧为各年级之校舍。东侧前两排分别为初一和初二教室,第三排为教师办公室、教务室和食堂等,第四排为学生宿舍。西侧第一排为加高地基新盖的校舍,第二排为教师宿舍,最后西北角是厕所。彼时的谈桥中学布局大抵如此,校舍围墙北侧即操场。除操场外,其他校舍全部由围墙封闭。

初一时的主课是语数外和政治,副课为历史地理,史地似乎一直是同一位老师,就是我们一位同学的父亲金登山老师,初中的每位老师,几乎都能找出与他有关联的同学。比如教初一语文的吴宝明老师,家在新河村,我们有同学和他同在一队;数学王堂英老师,和我同是谈桥村人,且和我的小学同学是堂姐妹。

英语老师殷仁俊是郭集村人,和我父亲曾同在郭集老街上小学。四方脸、军人出身的殷老师,一直以严厉著称,有违纪者他会拿粉笔练弹指神功,文具盒也可以当作戒尺,因此他的英语课成为全校纪律最优之课堂。初一政治老师是赵万山校长。定格在我记忆中的赵校长,总是一脸庄重,穿着灰色中山装,左上角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。他的办公室旁边有书报夹,我们时常可以去读《中国青年报》《新华日报》等报纸。

我读初一初二时,教导主任是胡兴才老师,他未教过我们这届,但是经常在学校大会上发言或找学生谈话。记忆中胡老师讲话时总是背着双手,笑眯眯的,眼睛眯成一条缝。他不教我们,若是被他找了肯定是因为犯错,因此我们有些怕他。另有一位未教过我们的王勇老师,他是学校团委书记,戴着茶色眼镜。

我们上初中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虽只有短短三年,刚巧遇上四五位年轻又具有活力的老师。语文老师吴宝明,头发有些自来卷,上课时经常捧着语文书,并且目光习惯性地横扫全班,让同学们做小动作的心思杜绝。初一时,王堂英老师是班主任,教我们数学,她是学校少有的女教师,才毕业不久。刚步入青春期的我们,遇上刚参加工作的老师。她年轻干练,却略带羞涩,班级管理较为宽松。也许她是在试探我们这些青葱少年的底线,而我们却把这种宽松当作纵容,终于在一个傍晚爆发。我已记不清所为何事,导致同学们大面积违反校纪。也许是作业未交或者背后取笑老师之类不轨举动,反正让她大发雷霆,将许多同学留校,大约是在等认错之后方可放行回家。

我清晰地记得那个傍晚,月亮已经升空,我们一些同学依然罚站在走廊上,与老师呈对峙之势。有同学当场流泪承认错误。后来大约为时已晚,堂英老师才松口让同学们回家。这次师生对峙,让全班同学得以知晓王老师对我们亦是有底线的,也让大家心中有数,尽量避免触犯。可惜的是,带完我们初一,堂英老师就不再跟班,到初二换了老师。后来,她调去送桥任教。王老师的调离,留在我脑海中的是她那板书时甩起的马尾辫。

初二我们换校舍,调到学校中央大道东侧第二排教室。班主任依然是位数学老师,即叶桂龙老师。叶老师和殷老师都是退伍军人转业为师。和堂英老师的干练相比,叶老师则是一位事无巨细、为学生不停操心的人,经常在班上对一些调皮同学批评教育。记得夏天,有些同学上下学时结伴捉鱼乃至迟到,叶老师在课堂上像父母一样苦口婆心,对他们进行训诫。犹记初二学期将结束时,叶老师将连我在内的三位同学叫至办公室,勉励我等努力上进,不负时光,只可惜我们辜负了他。

初二时吴长明老师教我们政治。长明老师长着一副与我们年龄相近的脸,拍毕业照时,他和我们学生一起站着,看上去只当他也是学生。那时师范毕业的老师,实在是有追求与理想之人,他们白天教书,晚上还读书深造提升自己,长明、宝明两位吴老师都是如此之上进。

初二英语老师换了一位女老师——吴凤梅老师,很快调走了。物理老师金朝友也是我们谈桥村人。朝友老师是大学生,毕业后回到家乡的中学教书。金老师非常善于发现学物理的好苗子,我班有位长龙同学,物理成绩特好,金老师对他尤为关注,准备好好培养,将来让他去参加物理竞赛。可惜的是,后来长龙同学因病休学。至今难忘的一件事,是初三时朝友老师带领我们三位同学到马头庄乘轮船,去高邮参加比赛。那时的乡村教师,都默默地在家乡,为后生子弟们奉献自己的人生。

初二教我们语文的是王如来老师,长相酷似上世纪九十年代某知名足球运动员,他和朝友老师一样是大学生。他的语文课除授书本知识外,还给我们讲人生、讲所处的这个时代,讲他所见过的外面的世界,那是一种与广播、电视、书本不一样的见闻。尽管所讲内容早已记不清,然而当时听他的课,有一种打开窗户看世界的感觉。

初三时数学老师换了老郭集人戚老师,对他的印象是留着小胡子,表情严肃。他上课总拿着一把尺寸夸张的木质三角尺,既可板书时用又可当惊堂木,时不时“啪啪”地敲黑板,警示上课走神的同学。化学课是王金玲老师上,他戴着一副边框超过面部的大眼镜,常穿着宽大的卡其色夹克。王老师的宿舍摆着一副脚踏风琴,平时会听到他在那里弹奏,当时就觉得他真是多才多艺。记得住校时,我也在那学着用笨拙的手,断续地弹起周华健的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。

教我们初三语文的是李长青老师,胡兴才老师下海创业后,李老师接任教导主任。我们刚入学就听校长说,李长青老师是我们学校学历最高的老师(本科)。长青老师要求我们每天都要写日记,他说只有多写才可以提高写作能力。我至今保留着当年用普通作业本记的初中日记。多年以后的今天,翻起这些日记,那些久远的少年时光好像昨天刚刚过去,尽管如今我的孩子也已步入初中。

教室里的掌声

□ 陶鸿江

那是一个春天的上午,课间操后学生们都在喝学校为他们统一代订的牛奶。第三节课是我的语文课,我像往常一样兴冲冲地踏着上课铃声走进教室。刚到讲台前,就被眼前的一幕怔住了:一袋未喝完的牛奶散落在讲台上。

见此,我气不打一处来,敲着讲台说:“看看,看看,这是谁摔的牛奶?不喝请把它放进垃圾桶。”教室里一片寂静。我又提高嗓门问:“这到底是谁摔的?请站起来!”教室里仍然一片安静。我挟着书本准备回办公室,并甩下一句话:“摔牛奶的人什么时候站出来了,我再来上课!”说完就往外走。

刚走出教室门,我突然止步,一双双惊恐而又渴望我留下的眼睛让我心软了:总不能因为一个同学的过失而耽误了全体同学的课吧!这个脾气发不得呀!

折回讲台后,我按捺住心中的火气,心平气和地跟同学们聊聊诚实的话题。首先和他们一起重温《中小学生守则》第6条和《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》第14条,然后从做人之本、立身之道的角度和大家谈诚实。“同学们,黄金有价,诚实无价。诚实是一种美德,是心灵开出的最美丽的花……”说到这儿,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:“诚实,是人生中最基本的道德观念。”“诚实,不仅是一个人的修养,更是社会的基石。”“诚实是一种信仰,一种行为准则。”“诚实决定着我们如何做人、如何做事。”……听到大家的议论,我心里打起了鼓:道理个个能讲一套,可就是行动不对号。于是我接过话题说道:“初三学生了,应该有责任、有担当了。诚实,是最起码的做人准则,做了不该做的事又不敢承认,应该吗?”大家异口同声:“不——应——该!”

话音刚落,生活委员薛峰站了起来:“老师,讲台上的半袋牛奶是我在发牛奶时丢的。”说着,走上讲台拾起牛奶袋丢进垃圾桶,接着又用抹布擦干净讲台。霎那间,教室里响起了一阵掌声。我知道这是对薛峰同学的赞赏,但也发现:就在他走上讲台时,也有人窃窃私语,挤眉弄眼;他满脸通红,似乎丢尽了面子。

我还未开腔,坐在后排的张冬同学站了起来,羞羞答答地说:“老师,那半袋牛……奶是我……是我扔的!”说着,便低下了头。全班先是一阵寂静,随后议论纷纷。我问张冬:“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承认呢?”“为了我的面子,因为我和几个好朋友打过赌了!现在看到薛峰同学不顾自己的面子,勇敢地为我承担了责任,我愧疚了。他好像失去了面子,我好像赢得了面子,其实,我为了自己的面子却失去了真正的面子……”话未说完,他走下位置,跑到薛峰同学面前,两双稚嫩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此时,教室里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那一刻,我非常欣慰。

往好处一想,你就笑了

□ 市外国语学校 郑文秀

有钱能买到好吃的、好穿的、好玩的,可是不一定能买到快乐。

人本质上都在追求幸福,可是表面上,忙来忙去却是为了挣钱。柴米油盐、水费电费气费,还有买房、看病,气喘吁吁,为的是口袋里多几个钱。

人们一边努力奋斗,一边安慰自己:等将来有钱了就快乐了。如果非要等有钱才快乐,那多少钱才是一个度?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?

其实,就算你很有钱,也很有地位,照样有烦恼,怕小偷、怕小人、怕生病……那时候,说不定反过来想念穷开心的日子,无忧无虑,不用担心这个、担心那个,不曾拥有自然不用害怕失去。

生活中总会有不如意,开心实在与财富无关。生活是一样的生活,有的人看到一地阳光,有的人却看到了千疮百孔。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而不是别人的挑剔中,不必为了别人而委屈了自己,这样就会轻松得多。家是自己的,亲人朋友是自己的,日子是自己的,幸福或忧伤也都是自己的。所以,快乐或不快乐,开心或不开心,都是取决于你自己。

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,如果我们能换一种角度来看待,或许会是另一种收获。

往好处一想,你就笑了。

指导老师 胡建新

母爱如栏

□ 市汪曾祺学校九(14)班 黄文语

人人都说父母是最爱你的人,我小时候却认为我的妈妈不是,她给予我的,没有爱,只有苛责。当同学们的口袋里满是零花钱时,我的口袋是空的。当别人的房间里堆满玩偶时,我的房间里只有一张书桌、一张床。

上小学时,有一段时间各式各样的手表风靡全校,所有人都以拥有一只好看的新手表为骄傲。看着手腕上那只又旧又过时的手表,听着同学们对自己手表的高谈阔论,我也向往着能与他们一样,于是一回家,就支支吾吾地对妈妈说:“妈妈,我……”妈妈从忙碌的家务中抬起头来,急忙催促道:“有什么事就快说,妈妈现在很忙!”我紧张地搓着手,垂着头:“我想……买只新手表,因为我的……”话还没说完,责备的话语就铺天盖地地淹没了我:“手表不是没坏吗?要什么新手表!花钱一定不能大手大脚,我说过你多少回了……”“可是,我的同学都有新的,我也想要,就不行吗?!”我有些委屈,噙着泪质问道。“同学有,你就想要?没有人会惯着你!人家山区的孩子有这些东西吗?他们的生活多艰苦,而你……”我只觉得,在妈妈眼里,我好像一文不值。

坐在房间的飘窗上,我抹去泪水。周围都是铁栏杆和厚厚的惨白的墙,我似乎置身于铁笼之中。俯视街道上人来人往,车水马龙,商户的吆喝声,行人的嬉闹声,都隔绝在了栏杆外。从前的种种限制全部堆压在心中,让我对妈妈更加不理解。一连好几个星期,我和妈妈都没有说什么话,似乎有一面无形的墙,使我们仿若陌路。直到临近期末,我每天都忙碌着,渐渐淡忘了从前的争执,那面墙才有所松动。

考试前一天,我忐忑不安,格外紧张。晚上回到家,急忙放下书包,关上房门,坐在书桌前,准备复习。这时,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映入我的眼帘。一眼就认出,这是我看了无数遍的最想要的手表。我的心雀跃起来,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,手表上面是一张纸条:这是送你的学期礼物,明天考试顺利,不要紧张哦。署名是——爱你的妈妈。我只觉得眼睛一酸。哪有父母不爱孩子!我与妈妈之间所存在的那面墙,不过只是一张透光的纸罢了,只要轻轻一触,就会粉碎。妈妈一直在关注着我,她知道我的喜好,知道我的不安。没给太多的零花钱只是为了约束我的手脚,没买太多的玩具只是为了更好地集中我的注意力,妈妈在以她的方式深深地爱着我。

柔和的月光洒在书桌上,铁制的栏杆为我阻挡着危险,只送来徐徐暖风。

指导老师 孙朝霞

珍惜家人的爱

□ 市汪曾祺学校九(18)班 周幂

漫天繁星装点着漆黑幕布般的夜空。正值下晚自习时,路上人流如织,橙黄色的车灯亮着,连成一根根线,绘出归家的迫切图景。一天辛劳,最盼念着的是万家灯火中属于自己的那一盏和开灯的人。

晚间九点半,拖着疲惫的身躯打开家门,迎接自己的,是妈妈早准备好的水果、牛奶,是弟弟迟迟不睡觉等着告知我的新鲜事……是家的温馨,当然也少不了我从学校带回来的任务与情绪。

自以为上学辛苦的我,每天心安理得地享用着家人提供的一切,毫无保留地发泄心里的积郁,全不顾及家人的心情,总是认为自己晚上在家学习的一个半小时里,所有人都要迁就着“营造良好的氛围”。一个人的行为能影响全家。

又是一个清风拂面的晚上,道路上交通拥堵,路边老旧的路灯不知何时灭了一盏,路面更暗了,耳畔是车辆和行人的嘈杂声……回家后,我一声不吭地坐在餐桌边,面对丰富的夜宵,皱着眉头,加快速度吃着,以便省出时间去完成作业。

“嘿!你上次考试怎么样啊?我跟你说,我今天……”一阵叽喳声传入耳中,是上小学的弟弟。“小瘦猴”似脚下有轮子一样,穿着睡衣在我面来晃来晃去,眉飞色舞地讲着一些与我无关紧要的话,不识相地正好撞在了枪口上。累积的怨气一下倾泻在他瘦小的身躯上:“你能不能闭嘴?”他愣住,眸中泛着疑惑,明亮的目光忽地就少了几抹色彩,脚步停下,身体像突然被按了暂停键,学校发生的趣事还没来得及说出口,便硬生生地咽了回去。他落寞地回到他的房间。

妈妈见气氛不对,对我我:“宝宝这是关心你,你看他知道你快到家了,还特地给你把牛奶从冰箱拿出来温好……”

“知道你上学辛苦,但珍惜家人对你的爱,难道不重要吗?……”妈妈的话在耳畔回响。温热的牛奶入口,化作一股暖流,淌到我心间。　指导老师 姜宝林